

另類的再見

◆ 撰文/魏秀珊 照片提供/劉忠正的家屬

「他是我們家唯一的兒子，每次出門前，一定會和爸爸說再見啦，或說要出去啦等等；唯獨這一次，他沒有和爸爸說再見就走了……也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家了。」大姊秀華難掩悲痛的說著。

劉忠正，從事的是卡車貨運的工作，正值壯年的他，為何會遭遇如此天人永隔的變故呢？他沒和家人說再見，是因為他用另外一種方式，和這個世界「再見」！

若醫生不能救他， 讓他去救別人好嗎？

民國八十八年元月三日，劉忠正前往花蓮美侖工業區石板工廠載貨，由於連續假期，工人休假，劉忠正於是自己操作裝貨。

石板的重量、體積龐大，通常都是由專業的工人操作；身為司機的劉忠正站在貨車上，一不小心，偌大的石板晃過來，如泰山壓頂般的一瀉而下……

「唉唷！」劉忠正閃避不及，整个人就如倒立般，頭下腳上的撞擊地面。

工廠的人眼看出事了，立刻打電話送醫院後。醫生看到忠正已經昏迷，經過診斷認為沒救了。此時，已經趕到醫院

的秀華立刻要求轉送慈濟醫院，因為沒有救護車，只能用葬儀社運送往生者的車，將忠正送到慈濟醫院。

到了慈濟醫院，醫生看了病歷、再看看忠正，跟焦急的秀華搖搖頭，表示沒有救了。秀華哭著跟醫生說：「不管怎樣，死馬當活馬醫，請你們一定要救救他！」醫生於是準備安排開刀，幫忠正做最後的努力。

經過手術後，才三十八歲的劉忠正，因為傷得太重，還是被醫生宣判腦死。

那一天，七十歲的老父手捧一碗白米飯在吃午餐。秀華回到家，未開口眼淚就流個不停，父親問：「傷得這麼嚴重是不是？」

秀華仍舊不停的哭，妹妹秀香說：「這麼愛哭，話還沒說呢？」

父親反而鼓勵的說：「別哭了！快說！」

看著女兒未開口又哭個不停，父親猜到事情不妙了。他輕輕地說：「很嚴重



劉忠正（左）小時後的照片



劉忠正的全家福。

喔！若是植物人就不要救了，斷手斷腳還沒關係；若是成了植物人，會拖累很多人，社會要付出很多成本。」

秀華問：「爸！若醫生不能救他，讓他去救別人好嗎？」秀華受秀香的影響，在弟弟昏迷不醒的當下，鼓起勇氣徵詢父親的意見。沒想到，他竟然說：「好呀！跟醫生說，看誰需要什麼，就捐什麼啦！」父親的手一直捧著那碗飯，一滴淚也沒掉，仍然一粒一粒的吃，一直到整碗飯吃完為止……

出身於單親家庭，夫妻倆相依相憐

走在熙來攘往的街道上，惠娥看到一部部大卡車疾駛而過，內心不禁抽痛起來，想想有多少個星光燦爛的夜晚，他們一起停在休息站唱歌、睡覺，等到太陽升起繼續趕路。小小的駕駛座，是夫妻兩人一起相伴送貨的工作站，裡面牽動著回憶不完的点點滴滴。

惠娥十五歲就嫁給十八歲的忠正，年輕夫妻因為都來自單親家庭、都是與父親同住、都住在花蓮，他們因為許多共同點而共結連理。忠正非常疼愛妻子，每到假日就「回娘家」，因為和小舅子有共同的愛好——「車子」，兩人如親兄弟般無話不談。

忠正原本幫父親做冰塊生意，退伍後決定從事卡車貨運，由於買車需要資金，父親

劉世村和兩位姊姊都盡力支援，劉家這位獨子也很孝順聽話。

「說起開卡車，政府應該頒獎給他，他開車絕不按喇叭，一定是讓小車，就算喝酒，酒後絕不上路，喝了酒一定去睡，睡醒才會開車。」說起忠正的駕駛道德和酒品，惠娥讚不絕口。

忠正唯一的缺點是愛喝酒，雖然酒醉駕駛是車禍的「禍源」，但是忠正的酒品好，所以不曾因為「醉上道」而造成無法挽回的遺憾。

「他會酗酒都是家庭因素啦！」二姊秀香說出一段陳年往事，原來，母親在自己九歲、弟弟才七歲時，就與父親離異改嫁，小小的忠正內心十分自卑，渴望的母愛，便由大他四歲的秀華和大二歲的秀香承擔。

忠正是個內斂的孩子，由於親情的缺口無法彌補，造成自卑的性格，每當看到同學、鄰居有母親細膩的呵護，忠正

難過得把自己關在房裡。

有一次，因為和姊姊小小的爭執，憤而「離家出走」。秀華看他帶了雨傘和水壺，忍不住問他：「你帶這些做什麼？」忠正說，雨傘是下雨用的啊！水壺是口渴喝的啊！說完，就走到巷口，過了幾小時「離家出走」的生活。

能用的都捐出去，否則燒掉了多可惜

秀香平日喜歡涉獵有關醫療的知識，尤其當父親於八十五年罹患大腸癌時，秀香心想：聽說器官移植可以救命，可惜沒有移植大腸，若有，那父親不就有救了嗎？就是這種將心比心的心，在弟弟陷入昏迷時，秀香立即想到「器官捐贈」。

可是，父親已經七十歲了，秀華和秀香實在無法對老父開口，猶豫的當時，父親反而更勇敢。秀華說：「從忠正昏迷住院到器官捐贈甚至出殯，父親一滴淚也沒掉；直到事情辦完，才看到他在散步時，看著路邊來來往往的卡車掉淚。」

惠娥在接獲通知時，帶著年僅十六歲的亦芩和十三歲的亦辰姊弟，母子三人哭得昏天暗地，沒想到大姊和二姊還提出要忠正器官捐贈，惠娥簡直無法承受，要器官捐贈，那不是讓忠正得不到完屍嗎？盡管內心千萬個不願意，想想平日對自己視如己出的公公都答應了，還能說甚麼呢？

秀華還勸惠娥說：「任何事都要用歡

喜心來接受呀！」聽得惠娥更加難過，這喪夫之痛，豈能用「歡喜心」接受？秀華知道自己用詞不當，立刻跟身邊的社工美茹說：「美茹！請給我一張器官捐贈同意書，我也要為自己簽一張。」

惠娥在志工們的陪伴下，終於勇敢的簽下同意書，捐出心臟瓣膜、腎臟和眼角膜，惠娥抖動的手對照秀華外表堅強內心的脆弱，兩人終於簽下同意書。後來，得知還可以再捐四肢的骨骼時，就再也沒有勇氣寫任何一個字了。這時，父親說：「能用的都捐給人家用啦！不然燒掉後就沒用了。」

聽到父親這麼說，大家先是一陣的錯愕，然後又哭得肝腸寸斷。劉老先生的想法，就如同古代的戰士，精銳部隊帶著最利的武器一馬當先，萬一陣亡了，便把武器交給後面的士兵繼續使用，以便讓這些利器發揮最大的功能。

生命不能重來，但器捐能重生

「因為弟弟往生後作了器官捐贈，父親感覺到生命存在真正的希望和目的在哪裡、價值在哪裡！他知道自己為兒子做了一件最有價值的事。後來，他往生前的遺願不再是擔心孫子有沒有房子住；也不再擔心媳婦有沒有錢用；他擔心的是：我們會不會遵照他的遺願，在他往生後捐給醫學中心做研究。」

「父親的身教非常好，每當接到喜事的紅包，他很少參加；如果是喪事，他一定禮到人也到。」秀華和秀香對父親



懷抱著剛出生的孩子，劉忠正的臉上全是滿足。



妹妹出嫁時，與劉忠正的合影。

的為人十分敬佩，每當看到新聞事件，

父親總是機會教育，希望多做善事、多做有益人群的好事。

「公公很疼我，他病痛時，都不肯叫出來，人家問他痛了為什麼不叫出聲？公公說：『我不要让媳婦聽了難過。』」惠娥說。公公在同年八月往生，他的去世讓惠娥比失去丈夫更傷心。

「公公往生後，也把自己的大體捐出來給慈濟。」惠娥清楚的記得，從忠正往生到七個月後公公往生，顏惠美師姊和好多志工都一路陪伴、幫忙料理瑣碎事務。顏惠美也說：「劉老先生和

我們互動得很好，是一位很令人感動的老人家，他的大體提供醫院做病理解剖。」

承襲了父親豁達的人生觀，秀香說：「我常跟惠娥開玩笑：如果有人看到你，心裡蹦蹦跳，說不定就是用了忠正的心臟；哪天有人在路上深情的看著你，可能也是用了忠正的眼角膜喔！」秀香說，弟弟的一生不能重來，器捐後生命變得有價值，雖然往生了，但很值得。

雖然一個人的往生，牽連、撼動了整個家族的心，誠如運轉中的星球，突然亂了依循的軌跡。但「器官捐贈」卻賦予了這一家人一個新的人生面貌，因為，他們有了不生不滅的體悟，那就是「另類的再見」。

